

偶遇記

人生 憑閱處 童心

剛剛爬到山門的牌坊底下，還沒來得及喘口氣，一隻體格健壯的大公雞就大搖大擺地走了過來。棕色、黑色、紅色的羽毛，鮮亮亮的，好看極了。特別是那雞冠子，又大又紅，像一團火，着實喜慶。牠打量着我們幾個，像是歡迎，又似提醒：此乃佛門聖地，切勿高聲。

我們試着喚牠，卻一時間不曉得用怎樣的「曲子」。是「嘖嘖嘖」，還是「咕咕咕」，抑或是「唧唧」？我這個中年老男人帶着十四五歲的香港學生，竟是毫無此類生活經驗。年紀最小的中一學生李俊城，蹲下身子，伸出右手，做出有食物在手子的樣子。那公雞湊近了一些，卻沒有在意牠的手，而是昂起頭，認真地打量着這個陌生人清純的臉。一雞一人竟對視了三三分鐘，我們在旁邊忍俊不禁。

到底是急着去拜菩薩，我們拉起李俊城趕緊向寺裏走。一個一個殿拜完，又吃了齋飯。兩個小時後，待我們走出客堂，竟然又遇到這隻大公雞。牠一定是記住了李俊城，一見到我們就急急地跑了過來，在大家驚訝的目光裏，一下子依偎到李俊城的褲腳邊。我打趣道：「你們前世一定緣分不淺。」大公雞聽懂了我的轉過頭來瞪了我一眼，像是嗔怪我洩漏天機。

這回李俊城伸出手撫摸大公雞的羽毛，那驕傲的雄雞出人意料地乖巧，任他一下一下地撫摸，眼神裏流露出享受的神氣。李俊城壯着膽，把大公雞小心地往懷裏抱。只見大公雞有些慌張，眼睛開始望着看熱鬧的眾人。我強忍住笑，實在是佛門靜地，喧嘩實在不尊。連忙拿出手機，拍下寶貴的「雄雞入懷圖」。李俊城感受到雄雞掙扎，便俯身把牠放在地上。大公雞那小黑豆般的眼睛又戀戀不捨地看了我們一陣，轉身走開了。



中一學生李俊城山間偶遇雄雞。

作者供圖

窗常開 潘金英

我被高密東北鄉作家筆嘴的小說及散文文字所吸引，現往山東高密去，期望深入莫言文學藝術館研學。

嗯，高密這大地孕育出莫言、筆嘴，有莫言文學館以及筆嘴書屋，我怎能錯過？

我和胞妹明珠，今次專程到此，出席筆嘴的大型八本新書發布會（《聯袂·英明文萃》潘氏姐妹，在當中佔一席），本本精彩，所以央視《榜樣力量》節目編導團隊，要專程來面對面專訪筆嘴及潘明珠哩。

高密有句名言：「橋東莫言、橋西筆嘴。」兩位男子漢大丈夫文武雙全，既有精力在田地種出紅高粱及大蘿蔔，又有才華在心田耕種一行行文字，並呵護其茁壯地長大，生成出一本本好著作。

山東高密東北鄉，在我眼中、心目中，真是文學土壤呀，好棒啊！

而筆嘴書屋是寶地，是東北鄉幾百名作家、畫家及文化人的藝術之家，走進山東高密，誰還分得清誰是高密人，誰是外鄉人？我感覺自己也變成高密人了。在濃濃厚厚的紅高粱沃土上，文友熱情澎湃，待我和明珠這來自大灣區版圖中面積最小的香港人，視為親人般哩。

在莫言文學藝術館展廳，沉浸在他的文學發展故事和獲獎獎場景，回想起我當中學教師多年後，在20年前

轉職到香港公開大學任教，哪會預料到莫言會來公開大學領榮譽博士銜？我更想不到自己要在大學接待莫言。

我自覺和莫言非常有緣及投緣，而且緣有分。我自閱讀莫言《生死疲勞》後，就持續去翻閱莫言的書並成為他的鐵粉。我在生活中寫作更趨更多元化，創作領域開拓得更寬廣，現今除了寫少年兒童文學外，我也寫人物專訪、詩詞歌賦、短篇中篇、廣播劇、影評劇評及畫評……

我倆英明姐妹，已經和文學結下不解之緣，今次到高密見到筆嘴、筆會會長程思良，還有來自各地不同省市的文友，濟濟一堂，情同手足一見如故，令我們這對來自香港的姐妹心情放鬆愉快，共同沉浸在文學氛圍中分享文學創作心得，彼此進益、非常難忘難得。

山東高密全民閱讀月啟動了，采風來文學館真合適，能在這裏走走看看，對莫言其人其事加深認知，看到莫言儲起了所有出遊去交流的名牌，心想太有意思了，藏着太多故事哩！

館內以立體方式展示莫言手稿。 作者供圖



與岑公講蒙學

潘國森

近日城中一大熱門話題，涉及影視圈一位武功高強的爺級人物的不幸遭遇。由是想起《增廣賢文》講的「養子不教如養驢，養女不教如養豬。」便在社交媒體上發了這兩句。才女界首屈一指的花魁默姑李默姐姐說道，那個疑似凌遲老父的傢伙是「白眼狼」。默姑是搞新詩的，「潘老頭」則是搞格律詩的，自必然各說各話。驢在此的寓意是頑固而不聽教；豬則指蠢且懶。前者屬陽進、後者算陰退，與易學陰陽的道理關連。

說到蒙學，又要懷緬山今老人岑公。生老病死，本是人生必須經歷之苦。岑公忽然辭世，默姑如《紅樓夢》寶二爺所言是「水做的骨肉」，少不免比我們「泥做的骨肉」多愁善感些。

岑公召喚潘國森赴電台「講東講西」的話題尚算多樣，蒙學經典、小說名著、生肖文化都有涉及。什麼「三百千」、「四大名著」可講的東西甚多，一個晚上實是「到喉唔到肺」。

岑公曾在節目中介紹：「讀了《增廣》會說話，讀了《幼學》走天下。」「潘老頭」是剛剛趕得及考「升中試」的一代，那個年頭大家都要背點《增廣賢文》，諸如：

「有意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陰。近水樓台先得月，向陽花木早逢春。」到老仍然記得。《幼學故事瓊林》主用「四六文」寫成，內容豐富得多。如：「韓柳歐蘇，固文人之最著；起翦頗牧，乃武將之多奇。」「范仲淹胸中具數萬甲兵，楚項羽江東有八千子弟。」「《增廣》約五千字，文辭淺白易記，背後有許多中國人的生活智慧，小學生的年紀也適宜細讀。《幼學》約二萬字，是百科全書式的文史典故集成，讀熟記熟的話，真夠「走天下」呢！這兩書想來岑公背得很熟。

「潘老頭」雖然學人詮釋《千字文》，畢竟是成年以後才讀，其實還未背得很熟，還幸讀者尚稱滿意。有一次岑公要講清人張潮的《幽夢影》，也不敢坦白說明未有看過，只好臨急抱佛腳去圖書館借來一讀，臨陣磨槍，卻也順利過關，沒有穿崩。

老成凋謝，默姑忽然「感懷身世」起來，正宜由「潘老頭」好好開解。有不明真相之人責問，人家李默姐姐是個大美人兒，豈可稱「姑」？香港民俗忌諱稱女士為「姑」，街市商販犯此，除了生意泡湯之外，還當街捱罵呢！

殊不知「潘老頭」用李商隱《無題詩》的典：「神女生涯原是夢，小姑居處本無郎。」

93歲的參展畫家梁兆強

請想像一下自己在93歲之年會是什麼模樣？又看看自己身邊或認識的長者在這年齡正在做什麼？

我與其他熱愛繪畫人像的朋友一樣，定期會到不同的畫會或畫室去做人像寫生。在不同的畫室我常遇到一位同好者，引起我注意的是年紀不小的他竟那樣「用功」，總是拖着沉甸甸的油畫箱和畫架，帶着大型的帶架帆布板，和周遭人微笑點頭。

當我知道梁兆強已93歲時實在有點吃驚，心中湧起：「但願我在這年紀仍能像他那樣精力充沛到處繪畫！」和他聊天很親切，他告訴我1950年代開始跟隨名畫家馬家寶習畫，多是旁觀示範，心領神會卻無暇練習，在內心裡下藝術的種子。老師病逝對他誠然是重大打擊，他逃避了藝術世界。

曾經年少輕狂放縱度

日，但養育5名年幼子女的责任把他拉回現實，他從此努力工作，做木工、泥水、油漆。如今兒女成才，成了他最大的驕傲。他曾經寄情社交舞，看他纖瘦的身形，可以想像跳起深交、牛仔、華爾茲時有多瀟灑。可是十多年後合拍的舞伴離世，從此他也逃離舞池。

退休後的生活平靜，梁兆強覺察到心內久遺的藝術種子竟在發芽，他開始到處去寫生，腳步到哪裡寫哪，村屋、草木、人物、大海、城寨……他形容自己在繪畫的日子有時感到迷茫，有時是盲目，有時又是那麼地心安理得、無須理會俗務……畫着畫着便儲了好幾百幅。

我很喜歡他的人物速寫充滿生趣，大幅的油畫人像又總是色鮮艷造型生動，另一藝術品是他自製的連架畫箱。

5月28日至31日，梁兆強還會參加華夏藝風堂的中西詩書畫會眾藝展，在香港文化中心行政大樓展出作品，與畫友展示眼中的美麗世界，實在值得參觀。



梁兆強 作者供圖

人生真幣

社媒上刷到一條提問：「不看短視頻的人是什麼人？」答案五花八門，其中有一個讓小理狠狠讚了——擁有更多「人生真幣」的富人。

「人生真幣」的概念來自著名的聰明人納瓦爾(Naval Ravikant)，他曾說，人生真正的貨幣不是金錢，因為它買不來時間；也不是時間，因為很多時間是虛度的。人生真正的貨幣是專注力(The real currency of life is attention)，它才是你唯一擁有的資源。忽然想起，英文裏「注意」叫「Pay Attention」，字面意思解作「支付注意力」，真是非常妙了。

在經濟學中，貨幣之所以有價值，是因為它的稀缺性。在農耕時代，勞動力是貨幣；在工業時代，資本是貨幣；而在網絡時代，注意力成了最稀缺、最被覬覦的資源。

不信就打開手機，無數身價億萬的科技公司正僱用着全球最頂尖的工程師與心理學家，目的只有一個：奪取你的注意力。每一次滑動、每一個紅點、每一段自動播放的短視頻，都是在你的「專注力銀行」提款。我們以為自己只是在消磨時間，實則是在支付生命中最昂貴的過路費。太多人——尤其是總抱怨自己錢不多的人，其實每天都在揮金如土，卻在真正需要投資的地方一毛不拔。時間是平等的，每人每天都有24小時，但專注的能力卻是不平等的。一個能深度工作4小時的人，其收穫遠遠超過一個在辦公室坐了8小時卻每5分鐘看一次手機的人。時間只是生命的長度，而專注力決定了生命的厚度。

納瓦爾之所以推崇專注力，還因為他是「長期主義」的信徒。他認為，所

有的財富、知識與幸福，都來自於複利效應。而複利效應的啟動，需要持續且高品質的投入。

當你專心學習一項艱難的技能，最初可能進展緩慢，但隨着時間推移，知識會產生連鎖反應。當你專心經營一段深刻的關係，情感的紐帶會愈發堅韌。反之，碎片化的專注力永遠無法產生複利，只會同樣地散落一地。我們常說要「追求自由」，但其實真正的自由並非財務自由，而是專注力自由。當你能夠決定自己在當下這一刻關注什麼，不被情緒勒索、不被演算法劫持、不被瑣事分心，那一刻你才是自己命運的主人。

專注力如此珍貴，我們又該如何守護和管理這些貨幣呢？

首先肯定是要認清「假鈔」。低俗無聊且無休止的網絡資訊、毫無意義的應酬社交，包括滑到停不下的短視頻，這些都是注意力的「偽幣」。它們看起來填滿了生活，實際上卻不停稀釋生命價值。其次是主動減少負債。關掉不必要的通知，清理混亂的桌面，學會說「不」。每拒絕一個無關緊要的請求，你的注意力賬戶就多了一筆存款。

最後是練習「獨處」。在孤獨中凝視自己的內心，是鍛煉專注力的最好方式。正如帕斯卡(Blaise Pascal)所言：人類的所有不快樂，都源於他們無法獨自靜坐在房間裏。

人生是一場大型的交換遊戲，我們可以用專注力去交換很多東西。量子力學中有一個著名概念：觀察者效應。它同樣適用於人類生活——你關注什麼，你的世界就是什麼。所以，當你凝視深淵時，深淵也在凝視你。同樣地，當你凝視美與真理時，你也就成為了美與真理的一部分。而這，就是專注力這枚人生真幣所能買到的，最無價的寶藏。

AI 蒸餾煉化百位先賢

他鄉港聲

梁家僊 文旅部 香港青年中華文化傳播大使

信而有征 劉征

最近參加了一場AI產業主題的閉門會，和行業內的朋友聊起AI的落地應用，我分享了近期的一個「私藏工具」——把100多位中外歷史名人的思想精華全部蒸餾成不同的AI智能體，現在遇到拿不準的事，隨時可以問問「孔子怎麼看」「王陽明會怎麼做」「錢學森對這個技術路線有什麼判斷」，相當於隨身攜帶了一個跨越千年的頂級智庫團。

很多朋友聽到第一反應是「這不就是AI搜名人語錄嗎？」其實完全不是。我們說的「蒸餾」道家稱為「煉化」，不是簡單把名人的名言警句存進數據庫，而是把他們所有的著作、言論、生平決策案全部餵給大模型，讓AI學習他們的思維方式、決策邏輯、價值取向，最終生成的智能體給出的回答不是網上搜得到的金句拼湊，而是符合他們完整思想體系的、針對具體問題的判斷和建議。

舉個很實際的例子，前段時間我們團隊要做一個面向香港青少年的傳統文化傳播項目，方向拿不準的時候，我試着問了蒸餾後的「孔子」AI智能體：「如果要讓今天的年輕人願意接觸儒家文化，應該怎麼做？」得到的回答不是乾巴巴的「有教無類」4個字，而是結合他當年辦私學、打破貴族教育壟斷、因材施教的理念，給出了「降低門檻、場景化體驗、分眾引導」的具體思路，甚至還提到「要先讓年輕人覺得有用，再談文化傳承」，和我之前做了十幾年文化交流的經驗不謀而合，甚至還

點出了我之前沒想到的「不要硬灌輸，要從他們當下的困惑切入」的角度，讓整個團隊都很驚訝。

我為什麼會想到做這件事？作為一個在香港長大、在內地生活了快20年的文化科技工作者，我從小喜歡讀歷史、讀人物傳記，經常會想：如果那些先賢們活在當下，面對我們現在遇到的問題——比如科技發展的倫理邊界、文化傳承的困境、年輕人的職場焦慮、創業的方向選擇，他們會怎麼想、怎麼選？以前我只能對着書本自己琢磨，要翻很多資料才能理出一點頭緒，現在有了大模型技術，終於可以把這些跨越千年的智慧「激活」，讓他們真正參與到我們當下的決策裏來。

很多人說AI是純粹面向未來的技術，但我覺得AI也是連接過去和現在最好的橋樑。我們常說要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以前的傳承方式大多是看書、上課、去博物館看文物，這些方式當然很好，但總有距離感。現在通過AI蒸餾技術，我們可以讓這些沉澱了幾千年的智慧「活」過來，能和你對話，能針對你遇到的具體問題給你出主意。比如現在年輕人遇到職場內耗，可以問問王陽明怎麼理解「知行合一」，遇到創業的選擇困境，可以問問陶朱公的生意經，遇到科技創新的方向問題，可以問問錢學森的系统工程思維。這些以前只有做學術研究的人才能深入接觸的頂級智慧，現在通過AI的轉化，普通人也能隨時請教，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古為今用」。

除了蒸餾歷史名人，我現在還在做經典書籍的蒸餾，把《道德經》《論語》《孫子兵法》《黃帝內經》《法元論》等經典全部做成可對話的智能體，不用你去啃厚厚的原著及琢磨晦澀的文言文，遇到具體問題直接問，它會結合書裏的思想給你貼合當下場景的解答。

當然也有朋友問我，這樣會不會扭曲歷史名人的思想？會不會讓AI「魔改」先賢的觀點？我覺得技術本身是中立的，關鍵在使用的人。我們做蒸餾的時候，所有的訓練數據全部來自正史和公認可信的著作，不加入任何演繹和戲說的內容，儘可能還原他們最真實的思想體系。而且我們始終給用戶明確：AI給出的所有建議都只是參考，最終的判斷和決策還是要靠人，就像你現實中請教前輩的意見，最後拿主意和負責的還是你自己。這是人類的擔當和責任，是我提出的「中華道家AI共生框架(CTASF)」八種人類堅守的能力之一。

我一直在做的是把傳統文化變得更容易接地气，讓更多年輕人願意接觸、願意用。以前我們做線下展覽、拍紀錄片、辦活動，能影響的人始終有限。現在有了AI技術，我們可以把幾千年的中國智慧變成每個人口袋裏的隨身智庫，讓古人的智慧真正解決今人的問題，這可能就是科技給文化傳承帶來的最好的禮物。

下次你遇到拿不準的事，不妨也試試問問千年前的先賢，說不定會有意外的收穫。

造星書寫

沒有一個時代對巨星這樣不友好。即便是在戲曲明星時代，每一位伶人也有大量票友。上至達官貴人，下至平頭百姓，大家都喜歡同一個巨星。但見明星所到之處，車水馬龍，迎來送往，好不熱鬧。

可現在不同了，這些還未出道的練習生們很快就會發現，他們的花期竟然如此之短，要出人頭地更是難上加難。因為，整個娛樂業的運轉方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以往，是花大價錢，眾星捧月。現在，造星更像是一次事件。通過海選、表演、釋放、退潮。每一次大型選秀都是一次大熱門。然後，隨着選秀的結束，這些練習生們便作鳥獸散。

但倘若不執着於巨星，你會發現年輕人有自己的隱秘快樂。在那些青春的热情當中，你會看到真正的絕活。這絕活對應着某種亞文化，讓自己在成為自己的時候，也居然可以成為他人喜歡的樣子。也就是說，在當前，一個人可以不離開自己的本性，並在展現這種本性當中找到同類。或

是通過街舞、或是嘻哈，抑或是帶着點民俗的搖滾。這種表演，與其說是一場表演，不如說是一次知識風暴，把以往只在藝術史當中才會有人關注的藝術類別以流行的方式書寫出來。況且，還摒棄了藝術史當中不可避免的三六九等之分。

甚至於，這種敘事還加強了一種亞文化話語，熱衷於將地下樂隊、街頭藝人請上舞台，讓他們成為萬眾矚目者。這和以往的巨星塑造不同。巨星有時會刻意強化某種個性以獲取辨識度，但它的最終目標是成為最大公約數。因而，巨星是要既普通又獨特的。現在的表演者則不同，他們只需在小範圍內展現自己的天分即可。一旦他們被公眾辨認出來，你會發現，他必定有某種超人之處。而且，更加難能可貴的是，他甚至因為喜愛，已經在這個領域默默耕耘數年。這就讓我想起那句格言：「機遇從來青睞有準備的人。」這句話的本質是，能夠堅持在無人處作準備的人，必定出自於他的熱愛，而不是先見之明。因而，選擇或許並不如我們想像的那樣重要，但熱愛卻真的很重要。

這種熱愛讓表演者在極具辨識度的同時，又幾乎出自於自覺，以至於他們的表演看起來這樣毫不費力。這就讓他們在選秀的人海戰術之後，竟才剛剛開始成為自己圈子裏的教皇，擁有了自己的信眾。幸運者，如二手玫瑰，被力捧了。不幸的人也是幸運的，他本來寂寂無名，現在卻可以在抖音上開一個賬號，或者他本來就有一個賬號，但以前沒有這麼多看他表演。你要知道，尊嚴這東西是很可怕的，一旦你有了，就難以被剝奪。而尊嚴的一個很大的獲取途徑，就是有人賞識。

以往的明星，依靠星探的賞識，再嫁接到娛樂公司，現在則是直接依靠大眾。互聯網給了每一個人自我展示的機會，以至於他們不需要造星機構作為中介，只需要互聯網的技術中介。而他們真正到了神仙打架的地步。儘管從娛樂業受到的衝擊來看，注意力分散傷害了造星工業，並讓那些被人為塑造出來的類型歌手或舞者的完美性顯得過時，也讓屬於一代人的共同記憶僅僅成為一個傳說，但獨一無二的記憶在孤獨當中生長出來。這不能說是完全有害的。